



## 古代小童趣事多

□董国宾

“六一”儿童节快到了,充满童真的日子里,捧读千年经典古诗词,一件件童乐童趣隔空接踵而来。

宋代杨万里《宿新市徐公店》:“篱落疏疏一径深,树头花落未成阴。儿童急走追黄蝶,飞入菜花无处寻。”疏落的篱笆旁,一条小路通向远方,树上的花瓣纷纷飘落,刚长出的新叶尚未形成树荫。小孩飞快地追赶飞舞的黄蝶,转眼间黄蝶飞入菜花再也找不到了。这首童趣十足的古诗意境,诗中孩童于稀疏的篱笆旁,急追黄蝶之天真与稚气,充满了无尽的童乐童趣和童思。

“见人初解语呕哑,不肯归眠恋小车。一夜娇啼缘底事,为嫌衣少缕金花。”唐代韦庄的《与小女》,描写了一个娇滴滴的小童娃,小女儿刚能听懂大人的讲话,就唧唧呀呀学着说话了,因为爱玩小车,就是不肯上床睡觉。她娇娇滴滴地啼哭了一晚上,这到底为何事呢?原来小娃又嫌衣服上少绣了一朵金线花。这最美的童真,没有一点娇饰的童心和对话,韦庄以柔软的笔触,轻轻一点,便跃然而出,其爱女之情亦缓缓流淌于笔端。

清代袁枚《所见》:“牧童骑黄牛,歌声振林樾。意欲捕鸣蝉,忽然闭口立。”袁枚此诗描述了牧童捉蝉之童趣,其声其形于自然之景中,洋溢着逼真与快意。画面动感十足,寥寥几笔,便将牧童充满快乐的童年栩栩如生地呈现出来。

“小娃撑小艇,偷采白莲回。不解藏踪迹,浮萍一道开。”唐代诗人白居易《池上》,亦是一首逼真又富有情趣的儿童诗,诗里诗外散发着浓郁的童趣与童真。白居易笔下偷采白莲的小娃,天真稚幼,活泼淘气,又十分可亲。平易通俗的文字,无须丝毫刻意的修饰,却极富韵味,读后令人忍俊不禁。极平凡的小事,平实的笔调,娓娓道出了儿童生活的一个精彩片段。

唐代胡令能《小儿垂钓》:“蓬头稚子学垂纶,侧坐莓苔草映身。路人借问遥招手,怕得鱼惊不应人。”《小儿垂钓》亦以儿童生活为题材,一个头发蓬乱的小儿,正在河边学垂钓,他侧身坐在青苔上,绿草映衬着矮小的身影。当过路人向他问路时,小儿却不理睬地摆摆手,生怕惊动了河里的鱼儿。这首诗形神兼备,情景交融,把一个学垂钓的小儿,刻画得机警又真实。

品读这些童诗,童真童趣和童心如一束白洁的光,从经典名诗中跳出来,明晃晃地在眼前闪现。

大儿锄豆溪东,中儿正织鸡笼。最喜小儿亡赖,溪头卧剥莲蓬。

辛弃疾《清平乐·村居》



## 偶得的美食

□赵长顺

每到过一个地方,我总喜欢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,更喜欢追问这一美食的前世今生。走的地方多了,对美食有了一个发现,但凡有特色的名吃、美食都是偶然得之。

战争中偶得的美食。想当年,秦始皇征伐六国,后勤保障成了问题。于是直接把面粉分发给士兵。没有锅灶,士兵们就用盔甲当锅,把和好的面粉在头盔上烤烙,从而发明了陕西锅盔这道名点心,至今兴盛不衰。淮安的蒲菜,只是蒲草下面的根茎,原本没有人吃。抗金女英雄梁红玉在淮安与金兵对抗中,粮草断绝,不少战士得了浮肿病。后来发现马在啃蒲草,梁红玉就令人挖蒲根煮了吃。战士们吃了蒲根,不但充了饥,而且身上的浮肿也消退了,救了无数将士的命,后来蒲菜成了淮扬菜中的一道名菜,也叫抗金菜。努尔哈赤在萨尔浒战役中宰羊慰劳官兵,让厨师剔除羊骨,将羊肉炖给伤员吃,而自己却用羊排骨煨烂后,与众军官共享。厨师见状不忍,想心思将羊骨做得好吃一些,于是他前骨剁成小块,卤焐后,捞出盛到一旁,放入辣椒、葱末和白酒,继续翻炒,直至将骨头中的水分炒干,香料入味。这道菜后被命名为火燎葱羊排,也是如今北方的一道美食。

劳动中偶得的美食。重庆火锅名扬海内外,而这发明却是码头工人在劳动中创造的。码头工人在码头装货卸货,十分辛苦。他们买不起猪肉,就买一些便宜的猪下水。为了方便煮熟,就用多种花椒烧了一锅汤,将买来的猪下水清洗后,下锅一涮就吃,想不到味道无比鲜美。杭州的东坡肉也是在劳动中创造出来的。当年西湖淤塞严重,水患严重影响百姓生活。苏轼亲自组织民工疏浚河道,工程快完工时,百姓奔走相告。为表达感激之情,百姓购肥猪若干头,赠予苏轼。苏轼推辞不掉收下猪后,令人将肥猪宰杀,切成方块,小火慢煨成红烧肉,然后送到了西湖疏浚的工地上,犒劳民工。民工吃后感觉入口即化,且肥而不腻,食之余香满口,纷纷拍案叫绝,从此东坡肉一直流传至今。

生活中偶得的美食。臭鳊鱼是徽菜中的一道招牌菜。传说徽商远行在外做生意,女人们在家靠种田打渔为生。当打捞到鳊鱼时,她们舍不得吃,便以盐抹之,托人带给远在千里之外的亲人,当时的交通不便,徽商收到鱼后,鱼已有些变味,但这鱼来自家乡,又舍不得扔掉。于是用清水洗净后经热油稍煎,小火烹调,鱼煮好后散发出一种似臭非臭的特殊气味,口感鲜美无比。现在有道是,没吃臭鳊鱼,等于没吃徽菜。淮扬菜中有一道名菜叫小鱼锅贴,也叫湖水煮湖鱼。洪泽湖边人家许多是渔民,人们将鱼从湖里捕上来后,大的舍不得吃,就将一些小鱼随手拿几条,杀好洗净后,再用湖水来煮湖鱼,顺手在锅沿上贴几块饼,等鱼熟了,饼也脆了。刚出锅的各种小杂鱼味道无比鲜美,那锅贴靠锅的一面焦黄生脆,另一面则松软雪白,用锅铲蘸几滴鱼卤,味道更加奇特,让人回味无穷。



## 校园里的桃树

□马健

那年春天,我在江南的一个偏远乡镇当中学语文老师。三月的一天下午,老校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,和我聊了下我的生活工作情况,然后拉着我说:“走,我们去看看校园里的那棵桃树。”

我有些好奇:“怎么,校园里还有一棵桃树吗?”其实,我心里不解的是:为什么要带我去看桃树?

老校长笑笑:“你才来几天啊,我这不就带你去看看嘛。”

穿过办公楼下面的小河,再走过一段土路,就看到一处低矮的老教室,自从新的教学楼建设好后,这里已经荒废多年。而在这荒废的教室后面,就是围墙圈起来的一片林地。老校长打开围网,我跟着进到林地里,这才发现这里没有开发整理,也没有建筑物,种满了那种直挺挺的大叶杨,树高参天。这里的一切显得那么荒凉,却每天在我们的读书声中,与校园里的一切一起沐浴阳光。

老校长顺手操起一根旧竹竿,在前面驱赶着可能出现的昆虫,他一边走一边告诉我:“这里荒废了很久,一般不让老师和孩子过来,我也是偶然发现这里有一棵桃树的。”

我“嗯嗯”应着,注意着自己的脚下,嘴里还跟老校长打趣:“真像是一次探险!”

老校长笑了:“别看这里现在这样,没几年这里就要建成一个体育馆了。”

说话间,我们走到了荒地的边缘,也就是学校围墙边上。在老校长的指引下,我看到那棵桃树,离围墙仅几步之遥,斜着身子,探头向着那条小河的流水。树身矮小而粗壮,扭曲的枝干显示出异样的决绝力量。桃花的花骨朵立在枝头,就像紧紧握着的小拳头;有的桃花半开半闭,像小扇子,迎风摇头;有的桃花已经完全铺开了,像粉红色的小玉盘,似乎给人很大的魅力。一丛丛,一簇簇,远远望去,如同一片灿烂的朝霞。

我立刻陶醉在这棵桃树的芬芳中,不由自主地感叹:“好美啊!”

老校长笑了:“我原本也不知道,后来也是偶然发现的,在这样荒废的园子里竟然有这样一棵桃树,挺立着身姿,绽放着花香,为自己打下一片小天地,成为这里最耀眼的明星,真了不起!”

我十分好奇地问:“这棵桃树会结果子吗?”

“怎么不结?都结果好几年了,我吃了好几次桃子了。”老校长兴致勃勃,讲起了分桃子的故事,有的教师还为了少分几只桃子弄得不高兴,引得我呵呵直笑。

看我这副模样,老校长语重心长地说:“我发现你过来我们学校时间不短了,但是感觉一直没有适应这边的工作,是不是觉得乡下的学校不好呀?其实,我经常带一些年轻的教师过来看这棵桃树,你们都还年轻,何不把这棵桃树一棵,尽管在这样破旧的园子里,也能凭借自己的能量,绽放自己的芬芳,傲然屹立在这个鲜活的阳光里呢!”

我瞬间明白了老校长的真正用意。他刚在办公室里已经提醒我的工作不在状态,可能是看出我对偏远学校的不满,以及我对前程的担忧。可是看到这棵桃树,我想到自己确实不如这棵桃树活得洒脱,不管在哪里,都可以活出自己的精彩,拥有自己的春天。

想到这儿,我问老校长:“您说这里过几年建体育馆,这棵桃树会保留吗?”

“当然会了,我保证它的周边环境会越来越越好。”老校长拍拍我的肩膀,“再拿你们年轻老师来说,学校只会给你们提供越来越好的环境,让你们趁势自由翱翔。这棵桃树也是一样。”

老校长的话让我豁然开朗,他的别样教育让我如同吃了桃子,甜滋滋。是啊,默默生长的桃树,默默盛开的桃花,没有任何怨声载道却傲然绽放,这不正是我们年轻乡村教师的缩影吗?

## 画舫画中游

□林启东

## 细品诗性与人性

——读张炜《唐代五诗人》

□乔欢



诗性成就诗人,人性决定诗性。怎样的人性才能成就伟大的诗人?翻开张炜的《唐代五诗人》,或可一窥究竟。

《唐代五诗人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,2022年1月)是茅盾文学奖得主张炜最新的文化随笔集,关于唐代除李白、杜甫之外的五位杰出诗人:王维、韩愈、白居易、杜牧和李商隐。作者从五位诗人的生平讲起,追寻他们各自人性中最重要的一部分,讲述那些各异的生命特质是如何影响诗人、成就诗人的。

“空山新雨后,天气晚来秋。明月松间照,清泉石上流。”“空山不见人,但闻人语响。返景入深林,复照青苔上。”王维描写自然山水的诗作很多,诗境清寂超脱。但你知道吗?王维超然的诗性离不开“辋川别业”这一物质的存在。正如托尔斯泰有雅斯纳亚大庄园、罗望山庄是福克纳的精神领地一样,“辋川别业”也是王维的安身立命之所,让他得以过上亦官亦隐的生活,写出空灵淡远的诗作。

都说“文如其人”,韩愈性子急,火气大,他的诗文同样气势磅礴、雄浑峻奇,常常下笔千言,滔滔不绝如千军万马。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曾高度评价他:“文起八代之衰,而道济天下之溺,忠犯人主之怒,而勇夺三军之帅。此岂非参天地,关盛衰,浩然而独存者乎!”韩愈有高度的自信,他的视野超越了时代,他的“人生起伏动荡,诗文也就更加浑茫,有极耐穿凿的硬度与厚度”。

韩愈的代表作很多,有《送李愿归盘谷序》《师说》《原道》《谏迎佛骨表》《苦寒》《送穷文》《鳄鱼文》等。其中,《谏迎佛骨表》让他被贬为潮州刺史,险遭杀身之祸;《送李愿归盘谷序》被苏东坡赞不绝口,说这是唐代唯一的好文章。

白居易是唐代最高产的诗人,有诗作2800多首。他是一个多元混合、矛盾繁复的诗人,既写出了许多揭露

时弊、直面黑暗的诗句,如“可怜身上衣正单,心忧炭贱愿天寒”,又写出了《长恨歌》那样哀怨幽婉、动人心魄的文字:“天长地久有时尽,此恨绵绵无绝期。”

但令人惊异的是,白居易很不看重自己的代表作《长恨歌》,甚至不愿将它收入自己的诗集。令人不禁联想到另一位否定自己作品的伟大作家弗兰兹·卡夫卡,或许正因为他们人性中的矛盾冲突,才能写成流传千古的佳作。杜牧家世显赫,他的祖父官至宰相,但他生不逢时,仕途不畅。他一生都被定格为“青年才俊”,其诗风率真明快、精美剔透,一如那首《秋夕》:“银烛秋光冷画屏,轻罗小扇扑流萤。天阶夜色凉如水,坐看牵牛织女星。”

李商隐的诗风清丽幽绝,《锦瑟》是他最负盛名的一首诗:“锦瑟无端五十弦,一弦一柱思华年。庄生晓梦迷蝴蝶,望帝春心托杜鹃。沧海月明珠有泪,蓝田日暖玉生烟。此情可待成追忆,只是当时已惘然。”此诗虽华丽缠绵、意象朦胧,却又晦涩难解、伤感隐秘,恰如他的性格,既有排侧多情的一面,也有壮怀激烈的一面。

《唐代五诗人》是一部精彩的古典诗论,张炜从哲学、诗学、美学和文学等不同角度,对五位诗人的诗句和诗风给出了犀利独到的评点。他盛赞韩愈的壮阔文辞和充沛真情,认为“语言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辞章连续功夫,而且还深刻连接着生命的激情和力度”。他批评白居易的很多诗可有可无,认为他的所谓“癖”与“魔”,其实是一种写作惯性,是一种不能遏止的劳动欲望,这对于诗人的多产是利也是必需的,而对于生动鲜活的生活,则往往是一种伤害。

慢读细品《唐代五诗人》,你或许会发现,原来生命的诗性、纯粹性,并不是后天习得的,而是由一个人先天生命的性质所决定。当个人心灵回归之际,也正是诗性洋溢和观照人性之时。